魏書

二二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嘗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
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
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
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
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
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
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
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
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

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

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

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

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

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

徙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眞君九年
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
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
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
加南中郎將與鎭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
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
史與張讜對鎭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
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從御崇光宮閭上表頌
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齒至⿰齒殳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万祀垂範百王歷業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

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孠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篡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臨鑒內悟遺此崇高揖彼冲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
誦凞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昌辰暉疊昱府孔
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
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
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
烏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弈弈訓既
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
月有成翾翾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
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

飲和陶潤載欣載穆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叅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讚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

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

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
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
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
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
則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
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
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禄感恩則
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
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

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亢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禄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禄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絶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

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

而未識其異同怕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
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眞
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
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禄之三
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袞益徹愼夫
人席是其忠譖殺鼂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
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
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
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别明矣朕

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閭

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
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
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
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
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
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

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粮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

雖有暫時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
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
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
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
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師二万人合六万人為武
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万人專習弓
射二万人專習戈楯二万人專習騎矟脩立戰
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
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
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万人各備戎作之具
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
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
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
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
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万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万

人一月必就運粮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
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
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
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
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
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
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
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
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

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見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

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摇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

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悦敬
其君則臣悦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
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
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
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
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
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
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

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
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
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
慶踊謹上千万歲壽高祖大悦賜羣臣帛人三
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万機
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
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
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
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

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且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令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

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問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

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

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逈
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男
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
烝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
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
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絶讒佞明訓以體
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
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

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
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
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
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
理事違於人譏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
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脩行終能弭息今
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
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
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

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
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
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寛
其往來頻使欣慰閑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
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
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
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
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

西隨豐遂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
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
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
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
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
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
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
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
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

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眞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

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

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曰兵不戍一郡土一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陽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粮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

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
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
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
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戎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
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
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
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
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
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

降兵刄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宫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

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介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

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
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
万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
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
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
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
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
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

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

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籯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

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
北部上望闕表以宗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
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賵帛四百匹四年三月
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
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
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
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
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
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罵辱

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
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貟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
害

閭弟悦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
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

筆冩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

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
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
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兖州諸軍
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兖州刺史改爵新泰矦
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
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王師
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
王嘉參謀軍計後兖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
征沔西优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

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絕使多年
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
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
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
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
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
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
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
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
敏温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
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
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
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内外並著顯績逮于
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
迂德匡賛於朕然高尚悠邈便尒言歸君臣之
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
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

道弗繼卿獨秉沖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

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
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
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
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
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
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
十万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内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

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從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

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妻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介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又捍危弊宜速審

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稷敗還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兾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關遠若以關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與干戈之役軍粮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介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説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
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
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
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
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
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
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
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賻帛
七百疋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寛柔内剛直躭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禄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

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
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
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
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
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
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
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
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
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
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
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

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

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慼
慼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
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縑歲中能入百餘
匹如此數十年頗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
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
亡芳因緣閑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
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賾使劉纘至芳之
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

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
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
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
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
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
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
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
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

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髙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

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

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從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斆爲先誠復政
有質文兹範不易諒由万端資始衆務稟法故
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
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
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
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太
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
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
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
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
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
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
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
巳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
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
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

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
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
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
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
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
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
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
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隷太常乃上䟽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

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别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皡九里許愼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

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愼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

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隷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祟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

酌以意若遂尒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
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
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
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三爲
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
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
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
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
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

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
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
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
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
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
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荅而不會問意卒無
以首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
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
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

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
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
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
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
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
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
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

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此
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
樹明矣也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
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
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於木故樹
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
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
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
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
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誡
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
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
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
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
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

松並世宗從之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
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
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皃非宜高祖歎其
謙慎更勑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
女高祖乃為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
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
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
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

卷徐州人地録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别駕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

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歆
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歆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
及清河王懌爲宰輔歆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
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
歆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
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

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
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
於顯陽殿講孝經歆爲執經雖訓荅論難未能
精盡而風彩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
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歆
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
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
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

州開府從事中郎父𢢾之死儁率勤鄉部赴兖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儁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儁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兖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𢢾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鍼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鍼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兄獻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芬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衆一万送粮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

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眞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列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

蕭衍衍以恩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
淮北數年而死
纘子昕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
山人王万壽斬昕送首以朐山内附并昕子聅
於京師數年後以聅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
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
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
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

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

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自負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

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
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鈞弟箏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
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
疏薦之拜祕書郎箏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
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
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静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兖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粮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節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

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蕭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時介朱世隆等威權

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刼世明據州歸

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户征西大將

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

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

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

以射獵爲適興和二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韡字彦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

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
襄貴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官者世
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
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為琅邪太守屬徐州刺
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
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
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
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勳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匹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

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
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
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雕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
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
修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

年九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
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
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
重於世不虛然矣

列傳第四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魏書五十六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

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洑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齋白虎幡

尉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
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
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
心樂早還咸稱善討蓋曰今張超檻市負檐
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
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
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
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
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

城潰乃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姻

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

論多之文明太后為高祖納其女為嬪徵為祕
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匹尚書奏謚曰
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
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
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
清稽古之效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
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
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
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干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

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 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江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

門闕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揔集叙記當尒之年卿頻丁艱禍毎眷文席常用慨然壽 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

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尒城南大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勑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為司

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
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
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
是故周敷文敎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
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
賤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
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曁漢
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
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

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方國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春蠢尔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思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

子博士大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巳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尒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

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
學令事訖封呈自尒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
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勑施行使選授
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
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
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
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
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
請學令并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

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
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
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
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
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
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
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
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
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

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禮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
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兗州刺史遵
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婬風稍行及
元叉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
法官不加糺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
義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凋林次叔夜次連山
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驎孫道慓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内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雋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雋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

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姪蕩兒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脩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
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
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
奠詔伯猷録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
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
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
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
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

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没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糺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譏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

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
中書監兖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
賜爵城皐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
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
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
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
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

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

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嵗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二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
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
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

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運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

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殺之
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
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僖逆徙邊會赦卒
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
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介朱榮稱兵向洛
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
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
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

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
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
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
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
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
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
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
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
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

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

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羲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為統軍東

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

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爲濟
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
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
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
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
州刺史

貴賓異毋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爲刧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爲尒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賔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
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
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
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
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
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
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
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沖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
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
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
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
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
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
帶渦陽戍主頻為蕭衍遣將攻圍兵粮寡少外

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伯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尒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頴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

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
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
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
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蕭
賾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
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
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
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

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愍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

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
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藂火
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
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
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
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
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
子博士莊帝即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
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

住郡界歲儉飢乏之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兖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户尋除光禄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録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

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其翼書詩數十
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
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
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
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
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
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
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

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方侯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歧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録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

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䳺都買反獬孤楷反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

己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兹以得濟
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
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
汎濫爲災戸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
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
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
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
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
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

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是日賢明天地函和日月
光曜自比定冀永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
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
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鹵史起哂之茲地荒蕪暨
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
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
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
還舊迹十數年間戶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
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

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昬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

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御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飢顔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餒㠯既鄉居水際

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
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蹔施
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
飢荒之士鄰牢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
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
之昃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
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
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
楷爲司馬還遷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

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
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
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
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
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
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
州逆虜趑趄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處大
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
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彊析骸煮弩固此忠

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
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
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
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
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
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
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
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
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彊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

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 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悢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列傳四十四　魏書五十六